讀書雜志

讀書雜志目錄

逸周書雜志四卷
[illegible]
[illegible]六卷
[illegible]卷
[illegible]卷
墨子雜志六卷
荀子雜志八卷補遺一卷
淮南內篇雜志廿二卷補遺一卷

漢隸拾遺一卷

讀書雜志餘編　二卷

讀書雜志一

高郵王念孫

政

度訓篇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念孫案政與征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可枚舉力征謂以力相征伐吳語曰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皆是也又大武篇武有七制政攻侵伐陳戰鬬今本七誤作六陳誤作搏又誤鬬字辨見本篇政亦與征同故與攻侵伐陳戰鬬並列而爲七而孔注云政者征伐之政則誤讀爲政事之政矣

力竟

揚舉力竟盧氏抱經曰力竟疑力兢之訛兢盛也彊也念孫案兢古通作竟不煩改字史記篇竟進爭權（盧改竟爲兢）墨子旗幟篇竟士爲虎旗皆以竟爲兢

賞多則乏

罰多則困賞多則乏引之曰賞多則乏當爲賞少則乏困與乏皆謂民也民衆而罰多則民必困民衆而賞少則民必乏故上文云人衆罰多賞少政之惡也不得言賞多則乏明矣此多字卽涉上句罰多而誤

成而生

長幼成而生曰順極念孫案此當作長幼成而生義曰

順極故孔注曰使小人大人皆成其事上之心而生其義順之至也今本蓋脫義字

惠而不忍人

命訓篇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死念孫案惠而不忍人當作惠而忍人此反言之以申明上文也上文言惠不忍人故此言惠而忍人則人不勝害下文均一則不和云云皆是反言以申明上文也今本作惠而不忍人不字即涉上文惠不忍人而衍

六極不嬴

常訓篇六極不嬴八政和平念孫案嬴與贏同嬴者過

也言六極不過其度則八政和平也廣雅贏過也開元占經順逆略例篇引七曜曰超舍而前過其所當舍之宿以上謂之贏退舍以下謂之縮班固幽通賦作贏縮項岱亦曰贏過也縮不及也考工記弓人撟榦欲孰於火而無贏鄭注曰贏過孰也皆其證孔注以贏爲無常失之

一人

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念孫案一下不當有人字蓋衍文也績功皆成也爾雅功績成也說見經義述聞明王奉法以成其治幽王奉幽

以成其亂皆有所奉而其成也不同故曰奉則一也而績功不同

正民

文酌篇發滯以正民趙氏敬夫曰正疑當作振念孫案振正古不同聲則正非振之誤正疑當作匡字形相似而誤也匡民謂救民也後序曰文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是也本書中言匡者多矣大聚篇曰秋發實蔬冬發薪蒸以匡窮困即此所謂發滯以匡民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

美女破舌

武稱篇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盧曰今戰國秦策引此破舌作破少唯高誘所注本與此同念孫案美女破舌於義亦不可通舌當爲后美男破老美女破后猶左傳言內寵並后外寵二政也見閔二年傳政非政事之政當讀爲正謂正卿也說見經義述聞隸書后字或作石與舌相似而誤來魏敬史君碑女君有衞節即后字段氏若膺說文注曰舌后字有互譌者如左傳舌庸譌后庸周書美女破后譌破舌是也

欒旗以號令　無取侵暴

既勝人案自此以下皆四字爲句此句內疑脫一字欒旗以號令命吏禁略

無取侵暴念孫案取字文義不明取當爲敢字之誤也無敢侵暴卽所謂禁掠也若柴誓之言無敢寇攘矣引之曰衆旗以號下疑衍令字號卽令也下何又有命字則令爲贅文矣且此以號暴爲韻下文以虧化爲韻虧古讀若科化古讀呼禾反說見唐韻正若號下有令字則失其韻矣

收武釋賄

允文爲收武釋賄無遷厥里念孫案收武二字文義不明武當爲戎字之誤也收戎釋賄者謂勝敵之後收其兵器古謂兵器爲戎月令以習五戎鄭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毋取財賄也據孔注云收其戎器則本作收戎明矣

用損憂恥

命夫復服用損憂恥引之曰損當爲捐字之誤也捐者除也謂捐除其憂恥非徒損之而已也孔注損除憂恥亦是捐除之誤

遷同氏姓

遷同氏姓位之宗子念孫案遷本作選言選其同氏姓之賢者而立以爲宗子也今本選作遷則文義不明蓋涉上文無遷厥里而誤玉海五十引此正作選

武有六制　至　後勁撚之

大武篇武有六制政與征同說見度訓篇攻侵伐搏戰善政不攻

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攻有四戚五和攻有四攻五良侵有四聚三斂伐有四時三興搏有三衰四赦戰有六屬五衞六庠五虞固賊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郤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此九者攻之因也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林五取藝此九者攻之開也四聚一酌之以仁二懷之以樂三旁聚封人四設國以信三斂一男女比二工次三祇人奴（祇字義見下條）此七者侵之酌也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

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

此七者伐之機也三哀一要不贏二喪人三擯厥親四

赦一勝人必嬴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

此七者搏之來也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

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五衛一

明仁懷恕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

藝攝官五虞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

人謀五後動撚之

念孫案此篇文多譌脫又經後人刪改而諸家皆不能

釐正今據鈔本北堂書鈔所引正之如左

武有六制六本作七政攻侵伐搏戰本作一曰政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陳六曰戰七曰鬭祇因下文說鬭之事已脫落不全後人遂妄加刪改矣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本作善伐不陳善陳不戰俗書陳字作陣因誤而為搏善搏不戰則義不可通莊八年穀梁傳亦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下有善戰不鬭善鬭不敗八字亦經後人刪去書鈔武功部一所引皆不誤

政有四戚五和本作政有九因因有四戚五和合四與五而為九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政之因也今本無九因因有四字乃後人所刪書鈔武功部二有明陳禹謨又依今本刪

攻有四攻五良本作攻有九開開有四凶五良凶與良對文

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攻之開也今本無九開開有四字且四凶誤作四攻攻有四攻則文不成義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刪改侵有四聚三斂本作侵有七酌酌有四聚三斂合四與三而爲七故下文云凡此七者侵之酌也此條書鈔雖未引然以上下文相比亦必有七酌酌有四字而後人刪之伐有四時三興本作伐有七機機有四時三興故下文云凡此七者伐之機也今本無七機機有四字書鈔武功部二有陳依今本刪搏有三哀四救本作陳有七來來有三哀四救故下文云凡此七者陳之來也今本兩陳字皆誤作搏又無七來來有四字書鈔武功部五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改陳爲搏而七來來有四字尚未刪

戰有六厲五衛本作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衛（今本無十一振振有五字書鈔武功部六有陳依今本删）合六與五而爲十一故下文云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今本無此九字辯見下）六庳五虞本作闞有十一客客有六廣五虞（今本無闞有十一客客有七字六廣作六庳則義不可通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删改）故下文云凡此十一者闞之客也（今本無此九字辯見下）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書鈔武功部引此一二三四下皆有曰字（凡篇內之一二三四五六書鈔皆作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曰六曰陳皆依今本删）同里作同盟（陳依今本改）皆於義爲長此九者政之因也書鈔此上有凡字（篇內兩言此九者三言此七者書鈔此上皆有凡字陳皆

依令本刪、亦於義爲長、

四攻本作四凶、攻已見上、書鈔武功部所引不誤、陳依令本改、六凶下本無者

字上下文皆無此例、書鈔亦無、陳依令本增、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

四攻行利書鈔行利作兵利、陳依令本改、亦於義爲長

三衰一要不嚴令本嚴誤作靜、梁氏處素已辨之、二㥛人三損厥親㥛

人本作㥛民人令本脫民字則句法參差、書鈔武功部正有民字、陳未刪

明藝攝官案此下有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九字而今

本脫之、書鈔武功部六有、陳依令本刪

五虞案此上有六虞、一曰明令、二曰明醜、明醜卽明恥、故僖二十二年左傳曰明恥敎戰求殺敵也、祭公篇厚顏忍醜卽忍恥、高注呂覽節喪篇及秦策並云醜恥也、又注呂覽不忍

侵篇云醜或作恥恥醜聲近而義同故古多通用說見漢書賈誼傳三曰明賞四曰明罰五曰利兵六曰競竞凡二十六字而今本皆脫之(書鈔有陳依今本刪)又後動搖之下有凡此十一者鬭之客也九字而今本亦脫之(書鈔有陳依今本刪)案上文云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衛故此說六厲五衛旣畢而總言之曰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若六廣五慮乃鬭之事非戰之事故曰凡此十一者鬭之客也(客字之義未詳)祗因脫文甚多遂致混戰鬭爲一事後人不知五慮爲鬭之事非戰之事遂據後以刪前存戰而去鬭去鬭則七制缺其一於是改爲六制矣其餘以意刪改者

甚多幸賴書鈔所引不誤可以逐段校正而陳禹謨不曉文義又依俗本周書刪改故具論之

祇人劮　祇民之劮

祇人劮孔注曰祇敬又文政篇祇民之劮注曰敬劮勸勞也念孫案祇之言振也振救也見說文及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注周語魯語吳語注言救人之劮救民之劮非敬劮之謂也楚辭離騷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祇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也王注亦云祇敬也辯見楚辭祇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皋陶謨曰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粊誓祇復之魯世家祇作

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祗見孺子鄭注曰祗或作振

有功無敗

念孫案爾雅功勝也周官大司馬若師有功若師不功鄭注與爾雅同燕策亦云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

強轉

大明武篇藝因伐用是謂強轉念孫案強轉二字於義無取且轉字與下文之暑處貫女下韻不相應轉當爲輔字之誤也藝即上文十藝也輔助也言用此十藝以伐人則戰必勝攻必取是爲我軍之強助也

代與

小明武篇五教允中枝葉代興處曰代興當是代舉方與上下韻協念孫案舉字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因譌而爲與

不賓祭

大匡篇祈而不賓祭服漱不制孔注曰不賓殺禮引之曰不賓祭當作不祭糴匡篇云大荒有禱無祭正所謂祈而不祭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亦云大侵之禮鬼神禱而不祀祈而不祭爲句服漱不制爲句今本作不賓祭者賓字涉下文非公卿不賓而衍祈與不賓義不相屬且下文云賓不過具則不得言不賓明矣孔注亦當

作不祭殺禮周官荒政有眚禮即孔所云殺禮也今本
不祭作不賓者亦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

登

哭不留日登降一等義不可通登疑
祭字之誤自哭不留日以下三句皆指喪事而言有
喪事則哭不留日而其祭亦降一等所謂凶荒殺禮也
故孔注曰降一等爲荒廢之

津不行火

程典篇津不行火藪林不伐引之曰津非行火之地津
疑當爲澤草書相似而誤也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

燒句火光照堂下尹知章曰獵而行火曰燒是澤為行火之地

六容

鄧保篇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下文云六容一游言二行商工三軍旅之屬四外風之所揚五困失而亾困本或作因作事應時時乃惡六厚使以往來其所藏忿孫桊四蠹五落六容七惡皆用之於敵國也然容字義無所取疑是客字之誤自游言以下六事皆謂散游客於敵國以陰取之也故曰六客客與蠹落惡為韻客古讀若俗說見唐韻正蠹古音當各反故說文蠹作螙從䖵橐聲周官翦氏掌除蠹物故書蠹作橐商子脩權篇此民之蠹也與

隙爲韻、隙古讀若郤、荀子勸學篇魚枯生蠹、與作爲韻、韓子亾徵篇木之折也必通蠹、與隙爲韻、若作容則失其韻矣上文之五辟六衛七厲十敗四葛、亦以衛厲敗葛爲韻、

適無見過過適

適無見過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念孫案此文本作無見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三句各四字而以適益迹爲韻、適讀爲讁無見過讁者無見責於人也廣雅讁過責也商頌殷武篇勿予禍適、毛傳曰適過也、呂氏春秋適威篇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注曰過責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適過

猶過適也今本無見過上衍一適字過下又衍一過字則文不成義

兆墓

大開篇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念孫案兆墓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兆基之誤九開當為大開九大字相似周官大司樂九磬之舞鄭注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誤也管子四時篇大暑乃至今本大字亦誤作九又涉前九開篇而誤也大開二字即指本篇篇名而言兆基大開開厥後人者兆始也爾雅釋詁始也通作兆哀元年左傳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杜注兆始也言始基此大開之謀以開後人也後序云文啟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是其證

禱無愛玉

引之曰愛字義不可通當是愛字之誤愛吝惜也禱神必用玉無或吝惜其玉而不用故曰禱無愛玉哀二年左傳衛大子禱曰佩玉不敢愛杜注不敢愛故以祈禱是也

時維暮春

文傳篇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念孫案時維暮春周書文無此例時字必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所引已與今本同盧注見泰誓正義引作惟暮春大雅文王正義引作惟暮之春之字蓋後人依周頌臣工篇加之皆無時字

脫文十五　至無日矣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念孫案此下有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十五字而今本脫之上文云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是專指有國者而言故此引夏箴以明家國一理之意若無此十五字則但言家而不及國與上文不合矣據孔注云古者國家三年必有一年之儲此正釋國無兼年之食以下十五字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注不合矣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

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畜者子非其子也即是約舉此篇之文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墨子不合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十文部四玉海三十一所引皆有此十五字

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案羣書治要作禍至無日矣今本脫禍字則義不可通

脫文十二　其如天下何

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念孫案不明上有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十二字而今本脫之其注文有變化之頃謂其疾七字而今本亦脫之明開塞禁舍

者二句正對下不明者而言今脫此二句則語意不完矣下文其如天下何本作其失天下如化祇因上文及注皆已脫去後人遂不解如化二字之意而以意改之曰其如天下何不如如化者言其速也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取天下必速故曰取天下如化不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失天下亦速故曰失天下如化兩如化上下相應今改爲其如天下何則失其旨矣小稱篇曰民服如化小明武稱曰勝國若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皆言其速也故孔注曰變化之頃謂其疾羣書治要作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下引孔注變化之頃

云云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今據以補正

王始

令行禁止王始也盧曰王始疑是王治念孫案王始也本作王之始也王讀王天下之王令行禁止則可以王天下故曰令行禁止王之始也上文曰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即是此意今本脫之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正作王之始也

成

案武篇以信爲動以成爲心盧曰以成疑是以誠念孫案誠古通作成不煩改字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非誠質者也周書誠作成小戴

記經解篇衡誠縣注誠或作成墨子貴義篇子之言則成善矣成卽誠字

以匡辛苦

和均口里以匡辛苦孔注曰匡正也念孫案匡救也說見文酌篇

靡適無口

靡適與敵同無口念孫案闕文當是下字靡適無下者無猶不也見薛綜東京賦注餘詳釋詞此承上以德爲本云云而言言如此則靡敵不下也下與序苦鼓武下爲韻允文篇靡適不下亦與語武所斥宇輔土爲韻以是明之

大開武篇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念孫案歲之有秋云云乃取譬以明之則告當爲若下文若農之服田旣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卽其證若與告字相似而誤

騰上

寶典篇偷不騰上上乃不崩孔注曰不騰不滅念孫案騰上當爲上騰騰與崩爲韻九德皆用韻之文

由禱

酆謀篇由禱不德不德不德不成念孫案由禱不德當爲曲禱不德故孔注曰曲爲非義神不德之曲與由字相似而誤

天下不虞周

寤儆篇天下不虞周驚以寤王念孫案下與不字形相似不字蓋涉下字而誤衍也天下虞周驚以寤王者孔注曰虞度言唯天下度周故驚以寤王也上文曰今朕寤有商驚予若作天下不虞周則義不可通

無虎傅翼

無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念孫案韓子難勢篇引此虎上有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李善注東京賦引此亦有爲字

逸周書弟一

逸周書弟二　　讀書雜志一

高郵王念孫

比

武順篇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引之曰比彖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與順同義不得言比則不順比當爲北字之譌也北古背字說見漢書高紀故曰北則不順孔注比者比同也失之

惟風行賄

和寤篇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念

孫案惟風行賄文不成義行下當有草字而今本脫之言民之歸惠如草之應風也其賄賄無成事五字上仍有脫文大意謂賄不可以致民若用賄則必無成事也孔注曰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是其證

合于四海

武寤篇王克配天合于四海孔注曰德合四表引之曰配合皆對也爾雅曰妃與配同合對也合于四海猶大雅言對于天下耳合與荅古同義宣二年左傳注合猶荅也荅亦對也

右擊之

克殷篇乃右擊之以輕呂念孫案持劍必以右手無須

言右擊之上文擊之以輕呂不言右史記周本紀亦無右字蓋衍文也或以右爲又之誤亦非上文已言王又射之三發則無庸更言又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二引此無右字

乃出場于厥軍

念孫案此下當有明日脩社及宮之事而今本脫之孔注曰治社以及宮是其證史記曰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紂宮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帝王世紀曰明日王命除道脩社皆本於周書也又案孔注治社以及宮下又云徹宮去沓宮居者居遷也注有脫文則此處脫文尚多然

皆不可考矣

奏王

泰顛閎天皆執輕呂以奏王念孫案奏王當依史記作衛王上文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孔注曰二公夾衛王也則此泰顛閎天亦是執劍以衛王不當言奏王也奏字蓋涉上文叔振奏拜假而誤注云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失之

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

念孫案此本作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故孔注曰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錢作財乃後人以晚出古文尚書

改之又脫去散字太平御覽資產部錢類引此作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史記作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而今本史記亦改錢爲財矣辯見史記

路徑

文政篇七閭不通徑八家不開刑九大禁不令路徑孔注曰刑法也不令不宜令也念孫案大禁不令下不當有路徑二字路徑當爲徑路乃注文非正文也徑路是釋徑字刑法也是釋刑字不令不宜令也是釋不令二字

遠愼而近類

念孫案爾雅愼誠也小雅白駒篇愼爾優游巧言篇予愼無罪毛傳竝與爾雅同禮器說禮之以少爲貴者曰是故君子愼其獨也鄭注曰少其牲物致誠慤是古謂誠爲愼也貑卽貌字也史記商君傳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孔注周祝篇曰貌謂無實是貌與愼意正相反遠愼而近貑者遠誠慤之士而近虛誕之人也盧謂貑與貌同失之

位長

位長以遵之念孫案位長本作伍長下文什長以行之什長與伍長文正相對大聚篇曰五戶爲伍以首爲長

十夫爲什以年爲長此之謂也今本伍長作位長則文義不明葢以伍位字形相似而誤玉海六十七引此正作伍長

土地之宜

大聚篇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趙曰土地之宜土字疑衍以下句言水土之便故也念孫案趙說非也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土地之宜與水土之便對文删去一字則句法參差矣且注文有土宜二字則正文本作土地之宜甚明

闢開脩道

念孫案闢開脩道文不成義開本作關闢關脩道皆所以來遠人故下文言遠旅來至關人易資也俗書關字作閞開字作閞二形相似而誤說見史記西南夷傳玉海二十四六十引此並作闢關

畜五味以備百草

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念孫案下句當作畜百草以備五味百草與百藥對文今本百草與五味互易則義不可通

有生而不失其宜　天不失其時

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

天不失其時。念孫案有生而不失其宜本作土不失其宜。上文曰因其土宜以爲民資。文傳篇曰土不失宜皆其證。今本土誤作生。又衍有而二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下三句不類矣。天不失其時本作天下不失其時。王者因時布令。故天下不失其時。若云天不失其時。則非其旨矣。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則天之不失時。非因王政而致然也。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此竝作土不失其宜天下不失其時

農民

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念孫案此本作水性歸下民性歸

利漢書食貨志民趨利如水走下民性與水性對文民字總承上文士農商賈而言非專指農民而言今本作農民者即涉上農民歸之而誤玉海六十引此正作民性歸利

求

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念孫案求當爲來字之誤也隸書來求相似故書傳中來字多誤作求辯見楚策來如脩文德以來之之來下何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與來正相應又下文不召而民自來尤其明證也今本來作求則非其旨矣玉海二十六六十引此並作來又周祝篇觀彼萬物且何爲求求亦來之誤盧已辯之

舊玉億有百萬

世俘篇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念孫案此文本作凡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億有八萬乃佩玉之數非舊寶玉之數今本舊上脫得字舊下脫寶玉萬四千佩六字八萬又誤作百萬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二引此正作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三竝同今本類聚佩下脫玉億二字初學記器物部佩下亦引武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

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顧瞻過于河

度邑篇我南望過于三途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雒盧本依史記周本紀改丕爲鄙改願爲顧念孫案史記作北望嶽鄙顧瞻有河則此亦當作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過于有河徐廣史記音義引此亦云北瞻望于有河今本有字誤入上句嶽字上則與史記及徐廣所引皆不合

曰

其曰茲曰度邑念孫案上曰字義不可通玉海十五引作其名茲曰度邑是也度邑卽本篇之篇名故曰名茲曰度邑

建蔡叔霍叔　三叔　囚蔡叔

作雒篇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又下文云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汪氏容甫述學曰略疑當作畔又云降辟三叔又云乃囚蔡叔于郭凌引之曰蔡叔二字乃後人依東晉古文尚書加之下文三叔本作二叔囚蔡叔本作囚霍叔說見經義述聞三監下

九畢

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念孫案書傳皆言畢無言九畢者玉海十五引此作九里據孔注以爲成周之地近王化則作九里者是也蓋里畢字相似又涉上文葬武王於

畢而誤、

同室克追

予畏同室克追孔注曰周公追畏尊王也謝氏金圃曰同室克追當是周室克造之譌注追畏尊王之語殊不明案注文蓋有脫誤、念孫案初學記居處部引此本作予畏周室不延、延誤爲追後人因改爲克追耳謝以同爲周之誤是也而改克追爲克造則與畏字義不相屬

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

盧曰水經注雒水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千字沈改七爲六、不知何據郛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念孫案城

方七百二十丈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玉海百七十三引此城上皆有立字蓋古本也七百皆作六百與水經注異未知孰是沈改七爲六蓋本於此郛方七十里類聚初學記御覽玉海皆作七十二里與宋本同當據以訂正

國西土

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盧云水經注國作因念孫案水經注是也上注云因連接也謂連宗周爲方千里也漢書地理志曰雒邑與宗周通封畿爲千里是其證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亦作因

立城

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盧曰立字疑衍前編大縣下亦作立城念孫案玉海十五引此大縣小縣下皆作立城正與通鑑前編同且上文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城上原有立字上辯見與此文同一例則是今本大縣下脫立字非小縣下衍立字

日月星辰

乃設郊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念孫案日月星辰四字本作農星二字漢書郊祀志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

之尸也則靈星之祀自古有之張晏曰龍星左角爲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靈星蓋卽周書所謂農星也後人不解農星而改爲日月星辰謬矣藝文類聚禮部上兩引此文並作農星先王皆與食太平御覽禮儀部六及十一玉海九十九所引並與類聚同

以爲土封

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盧曰以爲土封封本一作以土封之僉孫案一本是也以土封之謂各以一方之土封之故下句云受列土於周室也若云以爲土封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禮儀部八藝文類聚禮部中初學

記禮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二禮儀部十一玉海九十九並引作以土封之

複格

複格藻梲孔注曰複格累芝栭也惠氏半農曰複格即複笮引之曰諸書無謂笮爲格者格當爲格音節字或作楶或作節謂柱上方木也說文楶欂櫨也櫨柱上枅也倉頡篇曰枅柱上方木也見文選魯靈光殿賦注爾雅栭謂之楶李巡曰栭今欂櫨也見明堂位正義明堂位山節藻梲鄭注曰山節刻欂櫨爲山也栭或謂之芝栭魯靈光殿賦芝栭欑羅以戢孴張載曰芝栭柱上節方小木爲之長三尺

故孔云復格累芝栭也格笮一聲之轉故廣雅云格謂之笮然則笮也格也栭也芝栭也枅也欂櫨也六者一物也格爲柱上方木棁爲梁上短柱故以復格藻棁連文猶禮記論語之以山節藻棁連文也格與格字相似世人多見格少見格故格誤爲格矣

會羣門

皇門篇周公格于左閎門今本脫于字據玉海補會羣門念孫案會羣門三字義不可通當爲會羣臣後序云周公會羣臣于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以上疑脫誥字作皇門是其證今本臣作門者涉上句左閎門而誤玉海九十二百六十九

引此並作會羣臣

開告于子嘉德之說

維其開告于子嘉德之說引之曰此本作維其開告子于嘉德之說故孔注曰開告我於善德之說也般庚曰子告女于難彼以告女于連文猶此以告子于連文也下文資告予元亦以告予連文今本子字在于字下則義不可通

之不綏于卹

我聞在昔有國誓（與哲同）王之不綏于卹引之曰哲王之不綏于卹文義不明之疑當作亾亾與罔同綏安也卹

憂也始於憂勤者終於佚樂哲王之憂乃其所以得安也故曰在昔有國哲王罔不綏于卹下文言罔不者多矣罔與亾古同聲而通用亾隷或作亡其草書與之字相似因誤而爲之晏子春秋雜篇播亾在於四方今本亾誤作之是其證

先用有勸

引之曰先字於義無取疑克字之誤克用有勸者克用有勸於羣臣也多方曰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文義並與此同上文曰用克和有成下文曰戎兵克慎軍用克多亦與此

克字同義克與先草書相似故克誤爲先

遠士

王用奄有四鄰遠士盧曰遠士卜本何本作遠土念孫案作遠土者是也上言奄有故下言遠土魯頌閟宮篇奄有下土是也玉海百六十九引此正作遠土

維時及

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于非夷趙云及疑是反字引之曰及當爲乃言後嗣不見先王之明法於是乃相學於非常也乃字不須訓釋若及字則費解矣孔注但云爲是相學於非常而不言及故知及

爲乃之誤

以昬求臣 至 俾無依無助

以昬求臣作威不詳不肩惠聽無辜之亂注詳善也不察無非以惡民也亂是羞于王注言順不進辭于王趙曰或是言進不順辭于王察趙說是王皐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注皐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念孫案此文顛倒錯誤今改訂如左

以昬臣昬臣二字連讀下文譬若匹夫之有昬妻注曰險昬臣也是其證以昬臣三字上有脫文作威不詳不肩惠聽無辜之辭乃惟不順之辭是羞于王乃惟不順之五字本在辭是羞于王上故注曰言進不順辭于王王皐求良言皐求良言謂大

求善言也故注曰皐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據此則皐良二字之閒原有求字明矣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今本求字誤入上文昏臣二字之閒兩辭字皆誤作亂乃惟不順之五字又誤入下文良言二字之閒則義不可通盧改併上下文又改下亂字爲辭而以亂辭二字連讀則愈不可通

婚妻　自露厥家

是人斯乃讒賊媢嫉以不利于厥家國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自露厥家念孫案婚妻本作昏妻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據孔注云愉昏臣也則

本作昬妻明矣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謂敗其體也莊子漁父篇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田疇穢都邑露齊策其百姓罷而城郭露露皆謂敗也字或作路管子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國家敗也解者多失之言讒賊媢嫉之人專權以敗國亦若昬妻之專寵以敗家也孔云言自露於家謂美好蓋未解露字之義

媚夫　倉蓋

媚夫有邇無遠乃倉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引之曰媚當為媢字之誤也下媢夫同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並當作媢媢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媢王充論衡云妬夫媢婦蓋知媢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為意賁赫耳不得言

媢案五宗世家索隱亦云媢鄒氏作媢潛夫論賢難篇妬媢之攻擊也亦誠工矣今本媢字亦誤作媚爾雅釋宮楣謂之梁釋文楣或作楣葢隸書眉字或作肩與冒相似故從冒從肩之字傳寫往往譌溷鄭注大學曰媢妬也此媢夫二字正承上文讒賊媢嫉言之非謂其佞媚也不當作媚明矣奄蓋二字義不相屬奄當爲弇爾雅弇蓋也字通作掩孔注云掩蓋善夫是其明證矣弇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亦承上文媢嫉言之大學引秦誓曰媢疾以惡之又曰而違之俾不通正此謂也弇與奄字相似故弇誤爲奄盧云奄猶日月奄之奄失之

兆厥工

大戒扁㓗闘維時兆厥工念孫案兆厥工三字文義未明孔注曰兆始工官言政治維是始正其官據此則正文兆下當有正字

匿

克禁淫謀衆匿乃雜念孫案匿古慝字說見管子七法篇慝惡也言能禁淫謀則衆惡皆塞也

無口其信

無口其信雖危不動念孫案闕文是轉字轉者移也上守信而不移則下親其上雖危而不可動矣故曰無轉其信雖危不動孔注曰轉移是釋正文轉字也下文曰

上危而轉下乃不親正與此文相應

口口以昭

口口以昭其乃得人念孫案闕文是貞信二字此承上文無轉其信而言信不轉故曰貞信以與己同上之貞信已昭則下莫不爲上用故曰貞信已昭其乃得人也孔注曰貞信如此得其用也是其證

逸周書弟二

高郵王念孫

有春夏秋冬

周月篇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念孫案歲下更有歲字而今本脫之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正作歲有春夏秋冬

中氣

中氣以著時應念孫案中氣上有月有二字而今本脫之月有中氣以著時應與上文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文同一例下文十二月中氣皆承

此月有二字言之文選顏延之讌曲水詩注及太平御
覽竝作月有中氣

嬖奪后

時訓篇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王瓜不
生困於百姓念孫案嬖奪后下少一字則文義不明且
韻與上下不協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引此作嬖奪后命
是也命與漫姓爲韻命字古音本在眞部自周秦閒始轉入諍部漫字古音在願部願部之字古或與諍部通故漫與命姓爲韻管子內業篇曰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淮南原道篇曰嗜方與變消搖而無所定殹略日昕皆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太元聚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聚嘵嘵衆淫行也宗其有年鬼待敬也皆其例矣

腐草化爲螢

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引之曰螢本作蛙後人習聞月令之腐草爲螢故改蛙爲螢耳蛙卽蠲之俗字說文蠲馬蠲也引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蛙從圭聲圭蠲古同聲故小雅天保吉蠲惟饎之蠲釋文蠲古元反舊音圭鄭注周官蜡氏士虞禮記竝引作圭腐草爲蠲之蠲作蛙亦猶是也唐段公路北戶錄引周書正作腐草爲蛙公路誤解爲蛙黽之蛙蓋不知爲蠲之俗字是其明證乃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七竝引作螢蓋本作蛙字後人以月令改之也呂氏春秋季夏篇腐草化爲蚈高注蚈馬蚿也蚈讀如蹊徑之蹊聲與圭亦相近卽蠲之或體也而今本

呂氏春秋作腐草化爲蚈蚈螢字亦後人所加盧氏抱經已辯之獨有公路所引尚足見周書之舊亦考古者之幸矣

邪病

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念孫案邪病二字文義不明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疾病部六竝引作民多欬病是也鈔本御覽時序部十作欬病明是欬病之誤而刻本御覽乃改爲疾病謬矣

下臣

羣臣不鬯蓋下臣驕慢念孫案下臣本作臣下謂羣臣也燕義曰臣下竭力盡能是也若倒言之則文義不明

士相見禮曰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非此之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竝作臣下驕僈

雷始收聲　雷不始收聲

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引之曰雷始收聲本作雷乃始收此後人依俗本月令改之也下文雷不始收聲亦本作雷不始收說見經義述聞月令

淫佚　甲蟲

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民靡有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盧云御覽佚作泆或泆字之譌念孫案盧說非也泆賴書三字於古音屬祭部轉入聲則入月部

佚字屬質部轉去聲則入至部至與祭質與月古音皆不相通見段氏六書音均表此唯精於周秦之音者乃能辨之下文母后淫佚自與一娭爲韻不得與賴害爲韻也昭元年左傳注曰汏驕也俗作汰非諸侯淫汏猶言諸侯放恣耳今本作淫佚卽涉下文母后淫佚而誤藝文類聚引此亦作淫泆

咎徵之咎

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念孫案咎徵之咎文不成義此後人妄改之以就韻也不知負婦二字古皆讀如否泰之否說見唐韻正不與咎爲韻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作災咎之徵是也

徵轉上為宮商角徵羽之徵故徵微之徵亦轉而與
負婦伍二十古人不以兩義分兩音也凡蒸之二部之字
古音或相通上去二聲亦然故洪範之念用庶徵亦與
疑為韻文十年左傳秦伯伐晉取北徵釋文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他若
鄭風雜佩以贈之與來為韻宋玉神女賦復見所夢夢古音莫登反說見唐韻正
與喜意記異識志為韻賈子連語篇其離
之若崩與期為韻皆其例也說文崩從邑崩聲讀若陪又倗從人朋聲讀若陪位又
艿訪枋仍扔孕六字竝從乃聲又云直讀若仍卽今之
迺字又冰為古凝字從水仌而凝字則從疑聲繒從曾
聲而籒文作縡則從宰省聲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注
故書仍作乃爾雅晜孫之子為仍孫漢書惠帝紀仍作
耳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楚策仰承
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史記賈生傳品庶馮

生漢書馮作每司馬相如傳葴橙若蓀漢書橙作持此皆蒸之二部相通之證

鴠鳥

天雪之日鴠鳥不鳴盧云鳴鳥鶡旦也御覽鴠作鶡序睍三十亦可通本或作鴇或作鶡皆誤引之曰書傳無謂鶡旦爲鴠鳥者鴠鳥本作鶡旦唐月令避睿宗諱改鶡旦爲鶡鳥校逸周書者依唐月令亦改爲鶡鳥御覽所引者是也藝文類聚作於睿宗以前而引月令亦作鶡鳥則唐人依唐月令追改之案說文鴠渴鴠也渴鴠與鶡旦同又云鶡似雉出上黨是鶡旦與鶡異唐人改鶡旦爲鶡鳥則與似雉之鶡無別校周書者依唐月令作鶡鳥非也今本作鴠作鴇作鶡則又鶡

之謬矣皆從月令原文作賜旦然後復周書之舊

仁義所在

謚法篇仁義所在曰王孔注曰民往歸之盧曰在史記正義作往非念孫案往字是也後人不解仁義所往之語故改往爲在于謂廣雅歸往也廷歸也廷與往同仁義所往猶言天下歸仁耳古者王往同聲而互訓莊三年穀梁傳其日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王也者天下之往也漢書刑法志歸而往之是爲王矣大雅板篇及爾出王毛傳王往也呂氏春秋順說篇桓公則難與往也高注往王也是王與往聲同義同而字亦相通故曰仁義所往曰王若云仁義所在則非古人同聲互訓之旨天下皆以仁義歸之則天下皆往歸之矣故孔曰

民往歸之若云仁義所在則又與孔注不合

長弟

愛民長弟曰恭孔注曰順長接弟念孫案孔言順長接弟則以長弟爲長幼失其旨矣予謂長弟者仁愛之意齊語曰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晏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韋注弟猶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亦失之是長弟爲仁愛之義故曰愛民長弟曰恭倒言之則曰弟長鄉飲酒義曰爲鄉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安字屬下讀說見釋詞弟長而無遺者德厚之所及於衆也正義曰弟少也亦失之說見經義述聞墨子非命篇曰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趙岐曰弟有弟長敬讓

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

不二

純行不二曰定孔注曰行壹不傷念孫案不傷與不二異義若正文作不二則注不得訓爲不傷今考不二本作不爽爾雅曰爽差也爽忒也衞風氓篇女也不爽小雅蓼蕭篇其德不爽毛傳竝云爽差也故曰純行不爽曰定定卽不爽之謂而孔以不爽爲不傷者本篇云爽傷也淮南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今本厲爽作爽傷非辯見淮南高注云厲爽病傷滋味也是爽又訓爲傷與此爽字異義孔以不爽爲不傷其誤實由於此然據此知正文之

本作爽矣後人改爽爲二則與孔注不合史記正義引此正作純行不爽後漢書蔡邕傳注純行不差曰定差亦爽也義卽本於周書

叡圉

叡圉克服曰莊孔注曰通邊圉使能服也念孫案叡與邊圉義不相屬雖叡可訓爲通而通邊圉不可謂之叡圉也予謂圉者彊也下文曰威德剛武曰圉大雅烝民篇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作彊圉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彊圉兮王注曰彊圉多力也是圉與彊同義叡圉克服者既叡智而又彊圉能服人也叡圉二字兼智勇言之

繫辭傳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楚語曰謂之睿聖武公上文曰威强叡德曰武此文曰叡圉克服曰莊其義一也莊之言壯也兵甲亟作曰莊叡圉克服曰莊勝敵志強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屢征殺伐曰莊五莊字並與壯同義故莊壯古字通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壯本或作莊檀弓衞有大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莊一本作壯鄘風君子偕老箋顏色之莊釋文莊本又作壯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從虘

恐懼從虘曰悼孔注曰從虘言險圮也念孫案險圮二字與從虘義不相近未解注意云何從疑當讀爲聳聳

懼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又襄四年傳邊鄙不聳昭十九年傳駟氏聳杜注竝曰聳懼也說文本作愯或作愯又作悚竦恐懼聳處者謂居處不安聳然而懼也作從者俗字耳漢紀孝武紀一方有急四面皆聳漢書嚴助傳聳作從爾雅竦恐慴也郭注曰慴即懾也趙策曰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彼言懾處猶此言聳處矣說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莊子山木篇曰振動悼慄呂氏春秋論威篇曰敵人悼懼憚恐是悼亦懼也故曰恐懼聳處曰悼

肇敏行成曰直

念孫案爾雅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牽車牛是肇與敏同義論語曰敏於行故曰肇敏行成孔訓肇爲始云始疾行成言不淡也失之

秉順也

盧曰順字可疑念孫案此釋上文之秉德不回曰孝也孔彼注曰順於德而不違卽用此訓又上文秉德遵業曰烈秉德與遵業連文亦謂順前人之德遵前人之業故此竝釋之也

率公卿士

明堂篇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

念孫案率公卿士本作羣公卿士侍於左右謂侍於周公之左右也今本作率公卿士者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耳上文既言周公攝政君天下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則此負扆南面立者即周公也乃又言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則率公卿士者果何人邪此理之不可通者也玉海九十五引此正作羣公卿士

宗周明堂之位也

念孫案玉海引宗周上有此字是也今本脫此字則文不足意明堂位亦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

念孫案明堂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文選東都賦注引有者字明堂位亦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明堂之制

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大廟左爲左介右爲右介

右文八十一今本脫去盧據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及隋書宇文愷傳補入然御覽室中方六十尺下無戶高八尺廣四尺七字而隋書有之其所引與御覽亦互有

詳略文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引室中方六十尺下亦無戶高八尺云云而有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九字亦互有詳略

涿鹿之河

嘗麥篇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盧曰河或當作阿梁氏處素曰據史記五帝紀注涿鹿山名阪泉一名黃帝泉至涿鹿與涿水合蓋所謂涿鹿之河河字似不誤念孫案盧說是也涿鹿山名涿水名阪泉至涿鹿與涿水合不得即謂之涿鹿之河也五帝紀曰黃帝邑于涿鹿之阿正義曰涿鹿故城在涿鹿山下即黃帝所都之邑水經灅水注曰涿水

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遷其民于涿鹿之阿。卽於是處也則河字明是阿字之誤且諸書皆言戰於涿鹿之野。不言戰於河也。

是咸厥邑

是咸厥邑無類于冀州念孫案咸字義不可通疑是威字之誤威卽滅字小雅正月篇褒姒威之昭元年左傳威作滅史記周本紀不顯亦不賓滅逸周書滅作威秦詛楚文伐威我百姓。漢成陽靈臺碑與威繼絕並與滅同。類種也言國都旣滅無有種類也。

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

本典篇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正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

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念孫案非不念而知文義不明當作非不念念而不知前大戒篇曰非不念念不知是其證故問伯父文選魏都賦注新漏刻銘注齊故安陸昭王碑注竝引作敬問伯父是也下文又云幼愚敬守以爲本典

能求士口者智也

念孫案能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句法上下相同則上句不當有闕文下文士有九等皆得其宜正所謂能求士者智也其無闕文明矣玉海六十七引此無闕文

考言

官人篇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念孫案考言當作考志下文自方與之言以觀其志以下皆考志之事非考言之事又曰弱志者也志治者也則當作考志明矣今作言者蓋因篇內多言字而誤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正作考志下文此之謂考言同

醉之酒　從之色

醉之酒以觀其恭從與縱同之色以觀其常念孫案酒色二字後人所加也醉之以觀其恭文義已明無庸更加酒字若縱之以觀其常則非止一事但言色則偏而不

具矣且喜之怒之醉之縱之遠之昵之六者相對爲文則原無酒色二字可知羣書治要作醉之以觀其失縱之以觀其常大戴記作醉之以觀其不失縱之以觀其常皆無酒色二字

心遷移　氣慄懼

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攝（今本作懾據文選注後漢書注引改）以威而氣慄懼虞曰李善注東都賦引慄懼作慄慄念孫案此文本作導之以利而心移臨攝以威而氣慄玉篇慄徒頰切恐懼也今本作氣慄懼者閱者旁記懼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後人不知又於上句加遷字而以遷移對慄

懼斯爲謬矣後漢書章德竇皇后紀注引周書有懼字亦後人依誤本加之班固傳注引周書無懼字案上文云深導以利而心不移此云導之以利而心移移與不移正相對不當增入懼字上文云臨攝以威而氣不卑此云臨攝以威而氣慄慄與不卑亦相對凡人懼則其氣卑下故東都賦言慄然意下也若云臨攝以威而氣慄懼則大爲不詞大戴記作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攝舊本加是盧本改爲懾以威而易懾懾與慄同義而上句無懼字下句亦無懼字李善注東都賦云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氣慄句慄猶恐懼也則周書本無懼字明矣盧引李注以慄慄連讀失

之

難決以物

難決以物難說以言今本脫言字盧已辯之念孫案決當爲設難設以物正與上文設之以物相應上文設之以物而數決數與速同言其智也此云難設以物難說以言者設之以物而不能決說之以言而不能喻言其愚也今本設作決卽涉上文數決而誤大戴記作難投以物投亦設之誤則本作設明矣

和氣

和氣脩備勇氣壯力引之曰和當爲知知與智同智氣

勇氣對文知和字相似又涉上文溫和而誤大戴記正作智氣、

以其隱觀其顯

念孫案此本作以其顯觀其隱人之聲顯而易見其心氣則隱而不可見故曰以其顯觀其隱卽上文所云聽其聲處其氣也今本顯隱二字互易則義不可通大戴記作以其見占其隱見亦顯也、

薦然

怒色薦然以侮引之曰薦字義不可通薦當爲茀字形相近而誤也茀與艴同孟子公孫丑篇曾西艴然不悅

趙注曰艴然慍怒色也音義艴丁音勃張音佛楚策曰王怫然作色怫與艴皆艴之俗字也莊子人間世篇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義與艴然亦相近大戴記作怒色拂然以侮拂亦艴之俗字以是明之、

瞿然以靜

憂悲之色瞿然以靜念孫案玉藻說喪之視容曰瞿瞿梅梅則瞿然乃視容非色容也又案經傳中凡言瞿然者皆是驚貌說文作䀠云舉目驚䀠然也則又不得言瞿然以靜矣大戴記作纍然以靜是也玉藻喪容纍纍鄭注曰羸憊貌也家語困誓篇注曰纍然不得意之貌故曰憂悲之色纍然以靜纍字上半與瞿略相似因誤而爲瞿矣、

口貌而有餘

問則不對、佯爲不窮、口貌而有餘、引之曰、自貌而有餘以上五句、皆四字爲句、貌上本無闕文、而讀爲如貌如有餘、正承佯爲不窮而言、大戴記作色示有餘、則本無闕文明矣、

懼不盡

心說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懼不盡、念孫案懼不盡三字、義不可通、懼當爲懽、字之誤也、此言心說賢者而身不近之、雖近之、亦徒有虛名而實不至、又不盡其懽也、大戴記作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懽忠不盡、是其證、

言弗發　口弗德

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口弗德念孫案此文本作有知與智同而弗發有施而弗德發讀曰伐上文發其所能發名以事親大戴記作伐管子四時篇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高注淮南脩務篇曰伐自矜大其善也有知而弗伐有施而弗德皆五字爲句上句本無言字下句亦無闕文後人於弗發上加言字後人不知發與伐同而誤以爲發言之發故加言字則上句多一字矣校書者不知言字爲後人所加而以爲下句少一字遂於下句內作空圍以對言字此誤之又誤也大戴記正作有知而不伐有施而不置置與德同繫辭傳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釋文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爲德荀子哀

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德作悳

克易

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念孫案克易二字義不可通克當爲交隷書交作𠅆克作克二形相似故交誤爲克上文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大戴記外內不合上有陰陽交易四字今本交字亦誤作克從容舉動也楚辭九章注曰從容舉動也說見廣雅疏證釋訓從容與言行對文從容交易言其舉動之變易無常也宣十二年公羊傳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義與此相近言行亟變四句大意相同皆謂其性行之無常也大戴記作從容謬易義亦與交易同

陰羽

王會篇墠上張赤帟陰羽孔注曰陰鶴也王應麟補注曰易曰鳴鶴在陰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故以陰爲鶴引之曰古無謂鶴爲陰者鶴游於陰而謂鶴爲陰鴈爲隨陽之鳥亦將謂鴈爲陽乎今案陰羽與赤帟對文謂淺黑色之羽也說文陰闇也闇謂之陰故淺黑色亦謂之陰爾雅馬陰白雜毛駰孫炎曰陰淺黑也見魯頌駉正義是其證下文青陰羽亦謂青黑色之羽也孔亦誤以爲鶴羽

似騏背有兩角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王云文選注云似狐見下又引山海經海外西經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淮南子注覽冥篇乘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念孫案此文本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傳寫脫去狐字則似其二字相連後人以乘黃是馬名遂改似其爲似騏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山海經注引此正作似狐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初學記獸部竝引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今據以訂正

翕其目

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

念孫案翕當爲弇字之誤也翕與弇不同義翕合也弇蔽也此謂上脣蔽其目非合其目之謂也費費說文作𥝢𥝢云周成王時州靡國獻𥝢𥝢人身反踵自笑笑即上脣弇其目食人又云一名梟陽全用此篇之文而其字正作弇海內南經注引周書曰州靡髴髴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面掩弇古字通則翕爲弇之誤益明矣又海內經曰南方有贛巨人郭注即梟陽也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面蔽亦弇也

䶂犬

渠叟以䶂犬䶂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王本䶂作䶂

一云鼩權俱切、一作䶂之若切盧曰案廣韻鼩北教切能飛食虎豹正此是也說文䶂胡地風犬王從李善注文選作鼩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鼩乃小鼠李注或字譌不可從念孫案作鼩者是也海內北經曰蜪犬如犬而青食人從首始注曰音陶或作蚼音鉤亦以作蚼者爲是說文蚼字解曰北方有蚼犬食人從虫句聲徐鉉音古厚切即本於海內北經也彼言海內西北陬以東此言渠叜彼言食人此言食虎豹地與事皆相近彼作蚼犬是本字此作鼩犬是假借字故李善引作鼩犬而盧以爲字譌則未達假借之旨也鼩䶂字形相似故誤而爲鼩䶂是鼠屬

與猲犬無涉說文鼦胡地風鼠從鼠勺聲不云風犬廣韻鼦鼠屬能飛食虎豹出胡地其云鼠屬出胡地是也而又云能飛食虎豹則惑於俗本周書之鼦犬而誤盧引廣韻能飛食虎豹而刪去鼠屬二字又改說文之風鼠爲風犬以牽合鼦犬其失也誣矣

吐嘍

北方謂之吐嘍念孫案吐嘍本作土螻此螻誤爲嘍而土因誤爲吐也爾雅疏引此已誤說文廣韻爾雅釋文及太平御覽獸部二十皆作土螻西山經云昆侖之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此與螻蛄同名而

異物然其字亦作土𡐠

獨鹿

獨鹿邛邛孔注曰獨鹿西方之戎也念孫案上下文六國皆東北夷則獨鹿亦東北夷非西方之戎也獨與涿古聲相近獨鹿卽涿鹿也漢書武紀行幸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在涿郡史記五帝紀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集解亦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索隱曰案地理志上谷有涿鹿縣然則服虔云在涿郡者誤也是獨鹿卽涿鹿其地在今宣化府保安州南非西方之戎明矣

古黃

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盧曰古黃說文作吉皇海內北經注引作吉黃此從舊本作古黃與初學記所引亦合念孫案作吉黃者是也王本作吉黃與說文山海經注合山海經圖讚亦作吉黃文選東京賦注引瑞應圖云騰黃神馬一名吉光光黃古同聲吉光即吉黃也海內北經作吉量下字雖不同而上字亦作吉則作吉黃者是也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初學記獸部引此並作古黃乃類書相沿之誤不可從

蠻楊

蠻楊之翟今本楊作揚非辯見漢書天文志念孫案蠻楊本作楊蠻故

孔注曰楊州之蠻貢翟鳥今本楊蠻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且與注不合上文之良夷山戎若倒言之曰夷良戎山其可乎楊蠻之誤爲蠻楊猶詩荆蠻之誤爲蠻荆段氏詩經小學已辯之

四足果

狡犬者巨身四足果梁氏曜北曰四足果蓋足短之稱若果下牛果下馬矣念孫案古無謂短爲果者果下馬謂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耳見魏志東夷傳注非謂短爲果也而以四足果爲四足短可乎予謂果疑卽祼字周官龜人東龜曰果屬釋文果魯火反魯火正切祼字

是果與祼同音故袒裼祼裎之祼亦通作果范望注大元元數曰祼謂無鱗甲毛羽然則四足果者四足無毛之謂與

口鯯之醬

請令以魚皮之鞞口鯯之醬鮫瞂利劍爲獻孔注曰鯯魚名盧曰口疑是烏字念孫案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作鰅鯯之醬又引注云鰅鯯魚名玉篇鰅午胡切魚名廣韻作鰅未知其審

代翟

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

氏㵾犁其龍東胡玉海六十五百五十二代翟並作戎翟補注本作代翟云代一作戎念孫案作戎翟者是也孔注云在西北界戎狄之閒國名也則正文之作戎翟甚明若古代翟之國在今宣化府蔚縣東則不得言在西北又不得言界戎狄之閒矣然則正文注文皆作戎翟作代翟者譌也

逸周書第三

逸周書弟四

讀書雜志一

高郵王念孫

文武之蔑

祭公篇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孔注曰言已追學文武之微德念孫案正文但言蔑不言蔑德與君奭之文王蔑德不同不當加德字以釋之予謂蔑與末同穆王在武王後四世故曰追學於文武之末小爾雅曰蔑末也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漢書韋元成傳曰於蔑小子蔑即末也大雅板篇喪亂蔑資潛夫論敘錄蔑作末論語子罕篇末由也已史記孔子世家末作蔑

畢桓于黎民般

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句大開武篇王拜曰格乃言句法與此同畢桓于黎民般孔注曰般樂也言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念孫案孔訓般爲樂而加政字以增成其義殊有未安予謂桓疑相之誤般疑服之誤服本作服與般相似而誤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服本或作般廣雅𠈁服也服今本作般爾雅服事也釋文服又作般宋今本服作般皆其證畢相于黎民服者畢皆也見士冠禮月令注相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並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服事也于語助耳相于黎民即相黎民也于於古字通上文付畀於四方即付畀四方是其證言王之所詔皆治民之事也據注云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則孔所見本尚作相故以治

民解之唯服字已誤作般故訓爲樂耳

大開方封于下土

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引之曰當作大開封方于下土封邦古字通方旁古字通旁者溥也徧也說見經義述聞旁通情也及湯湯洪水方割二條言大開我國之疆界徧於下土也今本封方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孔注言我上法文武大開國旁布於下土國字是釋封字旁字是釋方字以是明之

固

女無以嬖御固莊后孔未解固字念孫案固讀爲婟音護

說文媢嫪也廣雅作婷云嫉嫪婷妬也是媢與嫉妬同義言汝毋以寵妾嫉正后也媢之通作固猶嫉之通作疾下文曰女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疾亦固也緇衣引此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是其證

免沒我世

畜在先王我亦丕維舊本丕維二字倒今依嚴說乙正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念孫案免沒我世義不可通免當爲克字之誤也沒終也言能終我世也孔注云能以善沒世能字正釋克字

疾大夫卿士

女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念孫案大夫上有莊士二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注曰莊正也上文之莊后對嬖御而言此文之莊士對嬖御士而言大夫卿士又尊於莊士故幷及之若無莊士二字則失其本旨矣緇衣引此正作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左史

史記篇召三公左史戎夫盧曰案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古今人表作右史謁念孫案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出右史朔望以聞六字注引周書召三公右史戎夫云云陳禹謨本刪去注文而正文尚未刪太平御覽

職官部三十二同是周書本作右史戎夫而漢書郎本於周書也左右字形相近傳寫易譌何必左史之是而右史之非乎

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

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孔讀政字上屬爲句注曰言君不行信義信義由智生故哲士凌君之政也禁字下屬爲句注曰禁義信則亂生引之曰孔讀非也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作一句讀曲禮入竟而問禁鄭注曰禁謂政教王制齊其政注曰政謂刑禁是政與禁義相因故以政禁連文下文翔人專國政禁

而生亂讀與此同孔亦誤以政字上屬禁字下屬

僞

昔有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身亾國念孫案僞讀曰爲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爲義而弗克故注云急義非詐僞之僞

屈而無以賞

昔者西夏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念孫案屈者竭也見呂氏春秋愼勢篇注淮南原道篇注屈上本有財字故孔注曰無財可用

嶽山

職方篇其山鎭曰嶽山引之曰嶽下本無山字故孔注

曰嶽吳嶽也後人依俗本周官加山字辯見經義述聞

周官

彊蒲

其澤藪曰彊蒲念孫案彊蒲周官及羣書皆作弦蒲蓋弦與強字形相似弦誤爲強又誤爲彊耳當改正

脫文十二

芮良夫篇芮伯若曰云云念孫案羣書治要芮伯若曰上有厲王失道芮伯陳誥作芮良夫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或曰後敘云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則本篇不當更有此數語予謂大

匡篇曰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程典篇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謚法篇曰維周公旦大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以上三篇與本篇文同一例則本篇亦當有此數語不得以後有總敘而謂此數語爲重出也今從治要補

稽道謀告

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念孫案稽道即稽首也道從首聲故與首字通用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文追首高明索隱曰今碑文首字作道是史記借首爲道也前周月篇周

正歲道即歲首是周書俗道爲首也邁謀當爲謀字之誤也羣書治要正作稽首謀告若作謀告則義不可通

否則民饑

德則民戴否則民讎念孫案下句本作否德民讎否德不德也堯典否德忝帝位是也正義曰否不古今字說文否不也否德與德正相對今本作否則者涉上句則字而誤羣書治要正作否德民讎晚出古文尚書伊訓篇德惟治否德亂即本於逸周書

不道　肆我有家

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念孫案不道本作弗改

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桀以虐失天下是紂之所聞也而其虐仍與桀同故曰弗改夏桀之虐下文云爾聞爾知弗改厥度正與此弗改相應見下脫文十二一條內大戴記少閒篇曰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以爲民虐卽此所謂弗改夏桀之虐也若云商紂不道則與夏桀之虐四字了不相涉矣羣書治要正作商紂弗改夏桀之虐

肆我有家亦當從治要作肆我有周有家肆故也有家有國家也般庚曰亂越我家金縢曰昔公勤勞王家周頌桓曰克定厥家言唯商紂弗改夏桀之虐故我有周得有此國家也

昏行口顧

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口顧道王不若孔注曰同爲昏闇言敎王爲不順注本作同謂位同也昏闇言敎王爲不順案同謂位同也是釋同先王之臣昏闇是釋昏字言敎王爲不順是釋道王不若各本同謂誤作同爲又脫位同也三字今據治要訂正念孫案顧上今本闕一字羣書治要作昏行內顧內顧二字與上下文義不合引之曰內疑當作罔昏亂也見昭十四年左傳注楚語注呂氏春秋貴直篇注楚辭九章注罔無也言爾執政小子旣亂行而無所顧忌又導王爲不順之事也下文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正所謂昏行罔顧也罔字本作网隷省作冈俗作內與內字相似因誤而爲內矣前皇門

篇罔不茂揚肅德今本罔譌作內卽其證

脫文十二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念孫案此下有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亦惟艱哉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案上文言不聞是惟弗知此文言既聞既知而不改則末如之何也若無此三句則上文皆成不了語矣下文云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又云爾乃蹟禍翫裁遂非弗悛並與此弗改厥度相應今據羣書治要補治要又引孔注云知而不改無可如何故曰難也今本亦脫之

脫文二十二

烏呼口口口如之孔注曰人養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念孫案今本烏呼下闕三字考其原文本作烏呼野禽馴服于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實惟人民亦如之注文本作雖野禽人養之則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本正文脫去二十二字僅存烏呼如之四字則與注文全不相應注首脫去雖野禽三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注文已與今本同而正文則一字不闕

又案正文當作家畜馴服于人野禽見人而奔蓋家畜爲人所養則馴服于人野禽非人所養則見人而奔故

曰非禽畜之性實惟人也民之於君也善之則如家畜不善之則如野禽故曰民亦如之也呂氏春秋適威篇引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語意正與此同治要本家畜與野禽互誤則義不可通而孔本已如此故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詞人未有不養家畜者家畜亦未有見人而奔者故知注爲曲說

以貪諛爲事

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念孫案爲事本作事王貪謂聚斂也諛謂諂言也小人非此二者則無以事君故曰惟以貪諛事王下文曰惟爾小子飾言事王是其

證今本事王作爲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三竝作惟以貪諛事王

遂弗悛

爾乃贖禍翫裁遂弗悛念孫案遂下有非字而今本脫之贖禍翫裁遂非弗悛皆四字爲句若無非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引此正作遂非弗悛

口不存焉

惟禍發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羣書治要于人之攸輕上有皆起二字口不存焉變之攸伏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心不存焉是

也。心所不存，卽上文所謂人之攸忽、人之攸墜。

不圖善

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念孫案：不圖善本作不圖大囏。囏，籀文艱字。大囏，卽上所云國人爲患也。不圖大囏，則偷生苟安而已。若云不圖善，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上文云：爾執政小子，不恤德以備難。正所謂不圖大囏也。今本作不圖善者，囏字闕其半而爲喜，喜與善相似而誤，又脫去大字耳。羣書治要正作不圖大艱。

其不遂

大子晉篇：逡巡而退，其不遂。盧曰：御覽百四十六其下

有言字念孫案御覽是

盡忘吾其度

吾年甚小見子而懼盡忘吾其度念孫案忘與亾同說見經義述聞易雜其亾下亾度失度也其字疑衍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三及百八引此皆無其字

始

自晉始如周身不知勞念孫案自晉如周句中不當有始字蓋即如字之誤而衍者

謂之曰伯

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念孫案曰字涉下文而衍曰與

謂之同義此文謂之胄子謂之士謂之伯謂之公謂之侯謂之君言謂之則不言曰下文曰予一人曰天子曰天王言曰則不言謂之故知曰爲衍字也北堂書鈔封爵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二引此皆無曰字

非舜而誰能

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盧補校曰能字疑衍誰字與上財熙韻協念孫案師曠問曰自古誰王子荅曰非舜而誰兩誰字正相應則誰下不當有能字文選封禪文注引此無能字盧以能爲衍字是也而謂誰與財熙爲韻則

非誰於古音屬脂部財熙於古音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則誰與財熙非韻也說見六書音均表此文以赫作爲一韻財熙爲一韻而末句不入韻上文云溫恭敦敏方德不改閒物口口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誰字亦不入韻也

東躅

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念孫案東躅二字義不可通東當爲束字之誤也束躅疊韻字謂數以足踏地而稱善也故王子曰大師何舉足驟孔注束躅踏也束亦東之誤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三樂

部十四引此竝作束蹋其足、

湯退再拜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

殷祝篇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念孫案此文本作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上言置璽於天子之坐左故下言退從諸侯之位今本脫去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十二字僅存湯退二字、退下又脫而字、則敘事不明又案蔡邕獨斷曰璽者印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以上獨斷然則自

周以前璽爲上下通稱故特別言之曰天子之璽而今本無此文則後人不知古義而删之也鈔本北堂書鈔儀飾部一璽下出置天子坐四字注引周書曰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復古復字而再拜從諸侯之位藝文類聚帝王部二人部五太平御覽皇王部八人事部六十四所引並與書鈔同、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案類聚御覽並引作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諸侯莫敢卽位今本讓上無三字諸侯二字又不疊皆寫者脫之、

朕則名文

周祝篇眹則生女眹則刑女眹則經女眹則亾女眹則壽女眹則名女念孫案名者成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廣雅同法言五百篇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猶中庸言及其成功一也李軌注以名爲名譽之名失之始言生女終言名女是名爲成也孔云名汝善惡失之

在口言

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念孫案此闕文本在在字上今在在字下誤也考其原文本作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故在言言山之所以受傷者以其有玉人之所以致患者故在言也故今通作國上文云文之美

而以身剝自謂智者故不足名本者上衍也字今刪文義正與此同文子符言篇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用周書之文

勤以徙

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爲禍念孫案勤當爲動字之誤也言時之行也變動而遷徙人不知變動以從時則禍之爲福者今反爲禍也今本動作勤則非其旨矣文子作動以徙是其證下文時之徙也勤以行勤亦動之誤

焚其草木

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爲巧引之曰木字後人所加（下文焚其草木同）獸依草而居故曰澤有獸而焚其草不當兼言木也且草與巧爲韻加一木字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則此二句無不韻之理

時之還

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孔注曰還謂至也念孫案諸書無訓還爲至者還當爲遝遝與逮同爾雅逮及也及亦至也故孔云遝謂至也又云時至竝應日出晉照以日出比時至則當言時之逮不當言時之還也古字多以遝爲逮與還字相似故諸書遝字多誤

作還說見漢書天文志太白還之下

須國　屠

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孔注屠謂為人分裂也皆若之何念孫案須字義不可通疑頃字之誤荀子性惡篇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楊注頃或為須頃與傾同傾危也見晉語越語注傾國與覆國義相近屠下亦當有國字

剛柔

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念孫案剛柔當為柔剛此倒文以協韻也正文用韻故言柔剛注文不用韻故言剛柔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矣

不知詩辭[illegible]之[illegible]也發作以和柔

訓皆倒[illegible]猶[illegible]者後人多改之

說見荀子[illegible]

吳[illegible]

故海之大也而[illegible]得[illegible]之淵也虎豹貔貅何爲

可服人[illegible]也[illegible]可[illegible]波動蹊息而奚爲可牧玉

石之堅也[illegible]刻令[illegible]孫案[illegible]亦當有爲字而今本脫

之則文義不明且[illegible]文不協

生事

故忌而不得是生[illegible]而不得是生詐孔注曰生事

謂變也念孫案此本作偕以忌而不得是生故句欲而不得是生詐注本作生故謂生變也忌而不得是生故者故謂變故也言忌人而不得逞則變故從此而生故注云生故謂生變也今本注之變誤作生字後人誤以故欲而不得連讀遂於上句加詐字又改注文之生故爲生事矣不知生故與生詐對文而下句以本無故字也此篇之文皆以一故字統領下文求複遂周而故字皆且故與詐爲韻詐古音莊助反說見唐韻正若增入詐字則以故字屬下讀則隔大義而又失其韻矣

以觀人情者有等

天爲古地爲久察彼萬物名於始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爲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念孫案此文以久始右紀止等改爲韻久改二字古竝讀若紀右字古讀若以等字古讀若宮商角徵羽之徵竝見唐韻正以觀人情利有等二句連讀孔以二句分屬上下節而各自爲解失之

舉其脩

舉其脩則有理孔注曰脩長也謂綱例也念孫案脩即條字也條必有理故曰舉其條則有理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脩侯周亞夫師古曰脩讀曰條是條脩古字

通孔以脩爲綱例義與條亦相近而叉訓爲長則與綱例之義不合此注疑經後人竄改也

無咎

武紀篇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念孫案無咎當爲有咎敬則無逆不敬則有咎故曰得之而無逆失之而有咎唯敬今本有作無者涉上文無逆而誤

四梏禁豐一䑋　甒逌　參冠一等　渻簞席皆素幷獨巾　桃枝獨渻席皆素布獨巾　元縿綪　縁口口瑱　勤焚纓

器服篇脫誤不可讀內有四梏禁豐一䑋六字念孫案

棓盞栝字之誤栝禁豐皆飲酒所用篆文栝棓二字相似故栝誤爲棓觮盞觴字之誤觴亦酒器故曰四栝禁豐一觴

又有甒巡二字案巡盞匜字之誤匜所以盛水故次於甒下草書巡字與匜相似故匜誤爲巡

又有參冠一竽四字案冠非竽類蓋涉下文縞冠元冠而誤玉海七十八引作參笙一竽是也笙竽皆樂器故並言之參與三同

又有蒲簟席皆素斧獨巾八字案此當作簟蒲席皆素獨斧巾獨盞與櫝遝謂簟與蒲席皆以素櫝盛之也上

下文皆言素獨此素獨蓮文之證下句斧巾別是一物周官冪人曰凡王巾皆黼爾雅曰斧謂之黼故有斧巾之名斧巾之閒不當有獨字玉海引此無獨字是其證

又下文有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十字案此當作桃枝蒲席皆素獨布巾九字謂桃枝席見周官司几筵注蒲席皆以素犢盛之也桃枝蒲席之閒不當有獨字益涉上文桃枝素獨而衍下句布巾亦別是一物周官冪人疏布巾畫布巾是也布巾之閒亦不當有獨字

又有元纁綏三字案元下當有冠字與下句縞冠素紕文同一例玉藻亦云元冠朱組纓縞布冠繢綏縞冠素

紕

又有象冂口瑱四字玉海作象琪繢瑱案琪與璂同說文璂弁飾往往冒玉也從玉綦聲或從基聲作璂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釋文璂音其本亦作琪此言象琪蓋謂以象骨爲飾也繢瑱未詳

又有勤焚纓三字案勤蓋勒字之誤勒上又脫一字焚纓蓋樊纓之誤周官巾車有樊纓又有龍勒是其證焚本作樊與焚相似而誤

序德

周書序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念孫案序德

順德也文傳篇曰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即此所謂序德之行也行讀言行之行爾雅曰順敘也敘與序同周語曰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經義述聞

評

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為寶作寶典引之曰評字義不可通評當為誶爾雅訊告也釋文訊作誶音粹寶典篇武王告周公曰有義是謂生寶故言武王誶周公維道以為寶也隸書卒字或作卒見漢北軍中候郭仲奇碑與平相似故誶譌作評

厥後

周室既甯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慮曰王本後作世念孫案作世者古本作後者淺人不曉世字之義而改之也今案晉語非德不及世韋注曰世嗣也秦策澤可以遺世高注曰世後世也是古謂後世為世故曰垂法厥世玉海百五十二及補注本並作世而不云一作後則今本作後者必元以後人改之也

於乎

周道於乎大備趙補是字於於字下念孫案此本作周道於焉大備於焉即於是也小雅白駒篇於焉逍遙今本焉誤作

亦非脫去是字玉海三十七七十八引此並作於旁

逸周書弟四